

貓的報恩

FB 上有人回應了，他速速點開。

一個化名 Iga Lin 的女子在他上傳的照片下留言，「這張很好，光線明亮又柔和，謝謝。」

他點進她頁面，想確認她真是那天聯誼時，同桌的女老師，其實更想知道，她的資料，比如星座嗜好年齡，和任教學校家庭成員住家地址之類的，可是線索不多，個人照一張，團體照兩張，和一些靜物圖。

他發出交友邀請。

貓踱了進來，隔著一段距離看他，確定他也有意願後，一躍而上將身體蜷在他大腿，他嘆口氣，咪咪啊咪咪啊，順著耳後一路撫摸，在臀邊揉了兩圈又折返，有時用食指畫圓，沿背脊繞轉，最後回到耳根、額際，他也會搔搔牠腹，看牠好舒服好嬌憨忘我地伸展四肢，刻意壓低的喵喵好像 A 片女人的呻吟。

雪腹棕尾淡三花，賓士臉白領白襪雙摺耳，學生端來給他的，放在國語課本上端來給他的，學生的表情很驚恐，他看著那孩子，又看看癱在血泊奄奄一息的貓，其實更驚恐，可是他忍住，細細研究起眼下令人戰慄黑糊一片的貓身，貓的肛門處裂了一個大口，腸子外露，後趾趾甲硬生生斷去半截，不知道哪個變態狂這樣殘忍虐貓，他又看看臉上有泥巴屑的孩子，他其實比較想問他：你的月考罰寫寫完了沒？你今天還想被留校？

你留校我就得跟著留校！我講過幾千遍，考壞了就算了，訂正是你最後一次學習的機會了，這一個章節要整個過去了。

他嘆口氣，接過整盤模糊血肉，在教師休息室找到紙箱後，輕顫顫擺了進去，抓了另一個父母離異放了學就變流浪漢的孩子作伴，趕往獸醫院。

每天，他都在一個甜美可口的房間，醒來同時勃起。

反正每天都勃起，而常常都要心酸地解決，然後拿衛生紙一點一滴抹掉，看它一點一滴衰頹，最後進到洗手間看著自己一點一滴老去，也就不急著解決。他看著眼前戴棒球帽穿著棒球服張嘴微笑的米奇，和綁著大粉紅蝴蝶結穿著桃紅小

洋裝的米妮，一陣厭惡冒湧，旁邊是海豹、維尼熊、狗熊、小豬和小豬撲滿，再旁邊一點的五斗櫃上，是這幾個禮拜的戰利品：長頸鹿、長臂猿、斑馬和喜羊羊，衣櫃裡還有，可是他不願再想，也懶得再欣賞，抓起兄弟，草率的安慰，也是安慰。

下班前突然想起他的交友邀請，他其實不抱什麼希望的，太漂亮的，眼睛都長在頭頂上，只有拍照的時候和和氣氣，噘嘴擠眼裝可愛，拍完照，趁他調整鏡頭挑選背景時，皮笑肉不笑地走遠，走向其他那些高一點的白一點的帥一點點的，請客吃飯送回家，該有的紳士禮節他一定做到位，可是回到家開了 MSN 想再延續剛剛餐桌上似有若無的曖昧情調時，都是一個樣，要嘛不回應，要嘛匆匆下線，要嘛找來其他同事說抱歉。而長相和身型太抱歉的，他又說什麼都不能委身。

既然總是這樣，他乾脆先去探貓，昨日做完檢查，準備開刀，獸醫師說肛門的傷口是被人切開的，下手很重，直腸外露要先處理，肛門可以重建，但括約肌的功能無法保證。他也不知道去救那隻貓要幹什麼，他的人生更待救援，十多年沒有女人，他早上常常都要安慰自己的弟兄，他其實也想有人安慰，但絕不要那種男人式的拍肩，也不要那些死小孩看拔河賽時的加油加油加油，他要活的、女的，只要活的、女的就好，他知道自己很矛盾，一邊說只要活女體就好，一邊又嫌棄恐龍妹，反正媽媽已經放棄，而兄姊沒事會把小孩丟過來，以為他很閒。

貓來了之後，一切有了些變化。

只要不碰她屁股，她其實乖順得很，愛撒嬌愛遊戲好黏人，他好希望她是個人。

那個化名 Iga Lin 的女子，接受了他的邀請，之後，也就像每一個昨日，靜靜駛往沒有任何期待的明日，她不出聲，他不敢妄動。

他有時喚牠嚕嚕咪、有時喵喵，大多的時候是咪咪，反正沒差，學校裡需要煩惱需要修理的學生太多，而牠更無所謂，流浪那麼久，有家的感覺真不賴。但動物與生俱來的野性很快就令他招架不住，第一次，醒在一隻死麻雀的身邊，他一睜眼，聞到耳邊詭異腥味，意識到是隻死鳥時翻身跳了起來，下腹處立刻軟了

下去，那畫面和滿屋子大大小小的絨布娃娃實在非常不協調，絨布娃娃都是暖色系，不是暖色系也有大眼睛甜甜笑，咪咪，好輕巧地上了床，從枕邊刁起鳥，躍到他腳邊，鬆口丟下，很惹人愛憐地對他弩弩嘴，將鳥再推向他。

他趕在上班前將鳥拎到後院埋了，很嚴肅地對著咪咪搖頭，晃動食指，倒滿貓食後，頭也不回地趕往學校。

第二天，三隻死鼠。

咪咪不敢再放他床頭邊了，見他起身漱洗、取來烤麵包機打開冰箱點著爐火做著日復一日的吐司夾蛋後，靜靜走向後院，又拐了進來，在他腳邊忙碌著，等他發現的時候牠已經排好第三隻了，共三隻，從大到小，溼透死透烏鬼鬼。

後來他發現，只要前晚幫牠做完全套馬殺雞後，隔天，就會有貓的報恩。

學生告訴他，羅東夜市那個娃娃樂園進新機子了，娃娃也都換過一批。放學後，他便撇了貓，直接開往市區，一邊想著過往無數個 Iga Lin。

機子前站定，他先看到的總是自己，身高一六八，不新不舊銀框眼鏡，不潮不老 T 恤牛仔褲，半自然捲烏窩頭，長時間棒球羽球和桌球的結果，三頭肌很漂亮，肩寬胸厚臂紮實，腹肌也撐得出來。他俐落投下十元，機身上常貼有「250元保證夾到」的紙條，他願意投下 2500 元，甚至 25000 元，只求掉進洞口的維尼小熊一拿出來變成一張兌換券，女友一枚，他去櫃檯領了就能帶回家。

可是維尼熊總還是維尼熊，小叮噹也從來不會變宜靜，於是他開車的時候副駕駛座還是大眼睛很可口的絨布娃娃，遇到紅綠燈停下來，看著前面機車騎士伸手撫摸後座女友的大腿，熱褲外汗甜甜的大腿，害他體內躁起一股熱，趕緊從大腿邊俏臀後別過頭去，鄰車男女也看到這一幕了，在窗玻璃內相視而笑，幾幾乎要親膩一吻，他把頭轉回來，小叮噹，也傻傻在笑。

回到家把貓抓來，亂撿一陣遊戲一陣後，隨牠在大腿上嬌憨，放鬆了身體縱情享受，很舒服的，手指馬殺雞。

最恐怖的一次是，斷頭貓。

如果是成貓就算了，偏偏是隻幼貓，比男人手掌大一些，剛嚥下去的吐司差

點倒噴，咪咪卻蹲在腳旁用悲傷的語調嚶嚶叫，見他不理，刁起後送過去，見他還不理，又推到他腳下，他終於忍無可忍，咆哮了幾句，咪咪嚇得把自己塞到沙發底，他又不是華陀，死成這樣要怎麼救，他戴上口罩很粗魯地掃起來帶到附近田裡扔了，畜牲就是畜牲，他想到前幾天盯一個學生寫習題，那孩子淌著兩管鼻涕，而習作簿寫了又擦，擦了再寫，怎麼教都不會，眼淚掉了下來又弄髒作業簿，他棍子一丟氣得大叫：我不教了可以吧！

罵完後才想到這孩子是隔代教養，阿嬤靠資源回收賺錢，午餐費常常繳不出來。

那一整天教課的時候老是心神不寧，眼前都是無頭貓乾硬了的黑色斷口。

之後，咪咪大概學會抓魚了，開始從野外帶回溪魚、青蛙，蟑螂和壁虎也有，多數的時候還是麻雀，他有次攀在三樓陽臺看，看貓在樹叢裡埋伏、窺伺，然後追逐、撲咬，像看非洲獅子獵羚羊。

終於，Iga Lin 又回應了，對著某張風景照打笑臉，給另一張大合照按讚，他馬上亢奮起來，思索釣餌，與釣線長度，敲著鍵盤異常小心，怕嚇到電腦前的她，又不能太冷靜免得對方忽然游走，一方面站得遠遠看自己，十分哀傷地感嘆著，唉，到頭來還不是：「如果你高一點就好了」、「其實我沒有很想談感情」、「我爸媽叫我想清楚再決定」，或者，沉默，用空白糟蹋人。

可是他說什麼 Iga 都會適當回應，溫柔地說些玩笑話，互相抱怨學校行政工作的繁重，與壓力，他放鬆下來，他呼叫她的時候，她有時會淘氣地「喵喵」兩聲作為開場，他開始幻想，這間蓋在田中央的三層透天厝，終於有了女人執鏟弄鍋的聲響，來課輔的學生，或者被他帶回來吃飯的孩子，都戲稱老師家是「沒有女主人的豪宅」，其實哪算豪宅，這一帶的房子都這樣蓋，叫別墅也很勉強，不少臺北人買來度假倒是真的，他攢了十年教書金，最後才發現，買到好大一棟空虛。學生不懂這些，當他們呼嚕呼嚕吸著泡麵麵條，或嚼著便利商店國民便當時，好奇怪都會問一句：「老師我以為你要煮給我吃ㄋㄟ……」

也許，不久的將來，真有師母下廚了，伴隨著抽油煙機轟轟轟轟又一陣啾哩

啪啦之後，端來一桌子熱呼呼三菜一湯，他和學生在桌上吃，咪咪在地上吃。他環顧四周，確信也慶幸，雖然當初房子弄好剛搬進來的那一陣子暗暗掉過幾次淚，但是，他準備好了。

咪咪在軟墊上看他，也看螢幕裡的長髮女子，陷入沉思似地歪著頭，喵、喵、喵……

他約她吃飯，她同意了，兩人客客氣氣找話題，一個話題結束、另一個還沒接上的空檔，只能低頭吃飯，後來他們發現，飯吃得太快了。

隔了一陣子，他又約了一次，她也同意了。

可是，有點不一樣了，她化了妝，眼線、睫毛膏、腮紅和口紅，睜著大眼看他，常常看著他，好像有什麼話鯁在喉裡，等他也定定回看時，她又害羞地低下頭，飯沒吃幾口，就是微笑著反覆揉弄皺巴巴的餐巾紙，對摺、拆開，再對摺、拆開，餐廳裡的燈光昏暗，她不講話的時候落入一種陰沉，那些明艷艷的彩妝讓她看起來更清瘦、更遠，襯衫敞開兩顆釦，有些蓬蓬勃勃的情感在裡面，剛好看得到，又什麼都看不到，好像抓得到，又不確定伸手的時機，總之他不太確定，小心丟些話題，看她傻笑，或大笑，用慧黠眼神睨他、瞅他。

回到家後，他反覆推敲，睡前又想了想，隔天上班的路上繼續回味。

他覺得可以了，真的，盯著螢幕上好細瘦的女孩，利用午休時間，他一個字一個字輕輕地敲下去：

我、想、把、你、養、胖、一、點。

然後悄悄下線改作業去了。晚一點揭開禮盒，驚喜會更多。而孩子們最近看他的眼光很詭異，他確定自己因為某些滋潤，成了型男講師。

感謝愛情，留住青春！

之後的一切，卻轉得太快幅度也太大，Iga 沒有回應，不再回應，他又送出

情人節武陵賞櫻的邀請，她也像過去那些女孩一樣，不回應，遲遲不出聲，等到後來他也火了，他不是不能接受拒絕，都被拒絕過幾千幾萬次了，他隔天照樣能勃起，頂多就是抹掉眼淚像抹掉精液，或者，抹掉精液像抹掉眼淚。日子總會過去，死小孩偶有好表現，比如說躲避球贏了棒球贏了拔河贏了，而整潔秩序的排名，莫名其妙進步了，他還是會有活下去的動力，日子終究會過去，不用這樣不回應，太失禮，他不信自己有這麼糟，值得對方閃躲像逃債。而咪咪，情況更嚴重，他撫摸牠的時候牠竟然在顫抖，從體內發出雄沉的、咕嚕咕嚕怪叫，背脊弓高僵硬得很，在他身上磨蹭，再磨蹭，在桌腳椅腳和櫃腳噴尿！

夜裡，他們的痛苦幾乎融為一體，寂寞叫得好大聲，他壓不住，眼淚又流不出，咪咪的慾望更吵，嬰兒般的哭鬧夾雜哀嚎，整晚地叫，叫得人心碎。

當田裡所有蟬鳴蛙叫都睡了，他倆才疲憊不堪地醒來，肩頸痠疼，咽喉乾裂。

出門前，咪咪正垂著頭沿路舔食自己的分泌物，他撫撫牠的背，想讓牠知道他了解，手沒靠近生殖器，可是咪咪誤會了，突然抬高屁股、尾巴朝向一旁趴在地上，後腳交互踢動楚楚媚態盯著他，很奇怪的行為，他把窗戶關牢後，奪門而出。

原來心理的煎熬比肉體的空等更難受。孤身一人時，頂多睡前很空虛，連個寄託的對象都沒有，又因為沒對象，想到誰就對誰開砲，王心凌白歆惠林志玲楊瑾華，金髮的幼齒的片子裡的網路上的，兄弟不挑，Iga 的影子落下後，他傻笑的時間比較多，她的一句似是而非的話、一個似有若無的動作，他都可以反覆咀嚼沉溺復沉溺，他願意渺小成一顆子彈，苦苦等著將自己擊發，嵌入她心底。

絕望壓到身上，日子又冷成一個人、一隻貓。

失眠持續追趕著，在一個懵懵半醒的清晨，一個撞擊鐵門的悶響驚擾了正在逃亡的他，他立刻坐起，發現咪咪不在床下，回想起深夜裡似乎異常安靜，苦澀的貓體深處的火燄，好像消失了，也有可能是連日來的睡不安穩讓他完全累癱再

也容不下任何聲響，他牽掛他的貓，不管牠是溜出去打獵或被獵，他有些不好的預感，拖鞋沒穿就走出房門，整棟屋子安靜得很，屋外也是，他聞不到咪咪，不管是騷味還是嬌軀，順著樓梯下到一樓，客廳浸在起了毛邊的水涼天光，只有麻雀之類的鳥，在很遠的林子裡叫，窗戶竟開著一道縫，紗窗上原來小小的網洞也被挖大了，他心底暗叫一聲慘，怕是被人闖空門了，他環顧四周，找不到任何被搬移的痕跡，或莫名敞開的抽屜，只好挨著紗窗，額頭貼著紗窗洞往外看。

窗外，冷巷冷霧，睡意正濃，鐵門下卻有個肉色物體，體積不小但他不能確定那是什麼東西，驚駭之下急開了門，再隔著鐵門細看，哇靠，那是一具白衣女體，那真的是一個白衣女體，或，屍體，他退了幾步，無法置信地看著兇殺案棄屍現場，報警或尖叫，叫里長或叫鄰居，所有可能的求救管道撞在腦子裡，他試著去看那臉，背脊寒涼，額際發汗，那細瘦臉型散亂頭髮裡藏著一個和 Iga 一模一樣的五官，他一時間說不出話，遲疑了三秒便衝上去開門，免得被人撿走，再晚一點，晨跑的人就出來了，他使力推門同時推開她肉體，終於讓出一個他能勉強擠出去的空間，兩手要端起來時，發現那身體還有溫度，他端進去細看，確定她只是昏睡，在薄被的保護下雙唇慢慢慢慢回復顏色，他注意到她唇上密而細小的汗毛，像鬍鬚，他以前就有注意到，卻從沒像現在這樣近距離觀察，他準備吻她，雖然那臉上沾染不少泥沙，手腳也都有，可是沒有外傷，也不像被侵犯後丟棄，他準備吻她。

報警之前他都在擔心，擔心吻了就醒了，而醒了就跑了。

所以他透過他們的同事要到她的家裡電話，那同事也是教師聯誼活動的主辦人，他被虧了幾句，他跟著陪笑，說自己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請無論如何一定要幫幫忙啊，打手機很花錢，「我很容易緊張的，一緊張就左兜右拐支支吾吾的浪費時間浪費錢，還是打到對方家裡，用室內電話講，比較輕鬆……」

繞了一大圈，終於卸下主辦人心防。

他拿到她家裡電話，或者，他可以把她收下，埋在自己後院，喔不，養在自己房間，只要幾個美麗的鎖，他可以把她養胖一點，胖才有福氣，胖到容得下一

個孩子，再還給她爸媽，而她爸媽會因為感激又送還給他，等到所有不倫不類的想法都跑馬燈般 run 過好幾遍後，他終於秉著教師的人格社會的良心不太情願地撥到她家裡。

沒多久警察就找上門了。

不是他打的。他把她收妥之後，一個人在客廳愣了好久，他向學校請了假，一個人在客廳，從日出坐到日落，影子漸層，窗子內外光影的變幻讓他很想拿起相機，試看看新買的鏡頭，幾次走了上去都好猶豫，從門縫查看她腳，確定她還在，每隔一陣子還會翻身，便又輕著手腳拖著重重心事返回客廳，沙發中段凹陷下去，他抱著膝蓋準備做一些艱難的決定，一個人在客廳愣了好久。

然後門鈴就響了。

他打開門時受了點驚嚇，但很快壓了下來，好像教到一半看見校長站在窗邊，不知道聽了多久了，他強自鎮定繼續寫板書命令他們翻到下一頁，他向警察點頭，用下修過的音調詢問有何貴幹，警察點完頭馬上東張西望，詢問家裡有誰從事哪種行業，要借他身分證件看一看，然後才說明來意，「請問你上午是不是有打電話到林怡佳小姐的家裡找她？」

他看著其中一個理平頭的，點點頭。

「請問你認識她嗎？」

他點點頭嘴巴動了動想補充什麼，但對方沒有追問的意思。

「是這樣的，林小姐的家屬懷疑你這邊是詐騙集團，請我們過來瞭解情況。」

警察等著他回應，發現他沒有辯駁的意思，接著問，「請問你打這通電話的目的？」

他心裡開始翻攪，整天沒吃東西腸胃卻莫名跟著翻攪，他好機警地脫口：「我們學校和她們學校辦教師聯誼，我想再約她吃飯……」

警察定定看著他，笑得靦腆、不高、銀框眼鏡國字臉、黝黑膚色、T恤家居褲、半自然捲烏窩頭，的的確確就是一副教書先生樣，標準宅男，又問了一句，「你知道林小姐的情況吧？」

他又點點頭，其實不是真的那麼確定，但警察看他長得實在無傷無害也就走了。

警察一走他就衝上二樓，心裡真是他媽的滿腹疑問，她母親一接到找她女兒的電話，未語淚先流，哽咽著請問你是哪位？他好客氣地林媽媽您好，我是怡佳的朋友，三國小老師，請問她在不在？

「怡佳走了……」

「啊？」

「怡佳三天前走了，她有先天性心臟病……」

在她媽媽對著電話崩潰前，他連聲道歉趕緊掛掉電話。他滿腹疑問盯著床上，很想叫起來好好問一問，他發現她額上和耳後都出汗了，頭髮黏塌著，趕忙取來電風扇，又到盥洗室搓了毛巾連著臉盆捧到床邊，好輕柔地擦拭，從額間、濃眉、眼睛周圍、鼻翼，再到臉頰和唇，走過人中，抹過細細小小的汗毛，耳後也不敢怠慢，在水裡搓了毛巾，抬起她頭要將她脖後頸背好好擦拭時，她悶哼了一聲，皺起眉表示不舒服不要再擦了，但他還是持續著，他覺得她也該醒了，就一邊擦，一邊想著這身體好柔軟好紮實啊，體下躁著一股熱叫人好心煩，又想著Iga走了那眼前這女人是什麼？走得那麼低調，連同事都不知道，他在書上讀過老一輩人疼惜過身女兒的習俗，她的父母也會紅紙鋁罐將她祭祀在飯桌旁嗎？家長說連宜蘭酒廠都有代釀女兒紅的服務……

他意識到自己想遠了，真的想太遠了，抽出毛巾時才發現頸後黏了碎葉碎土，他考慮著是不是應該帶去浴缸沖洗，發現她眼皮底下有動靜，她快醒了，她又踢被子，露出灰撲撲的腳板，也得刷一刷，從頭到腳都得洗一洗，他盯著她胸前，微小的起伏，微小的飽滿，那裡想必也有積汗，他想把頭埋進去，而領口很寬，他的心願其實很微小。

他什麼都沒講，可是學生好像都懂了，他們仰望他的時候都在笑，他們變得沉穩，功課還是爛，家裡的情況也沒有比較改善，可是動不動打架罵髒話的惡劣少了，他想是升上高年級的關係，他們沒有賊兮兮問些尖銳的問題，只是一個逕

兒地挨擠過來，「老師老師，我什麼時候可以去你家吃飯？」

而牠有著好柔順的個性，聲音細細的、尖尖的，兩個小虎牙(以前竟然沒有注意到！?)也尖尖細細的，愛撒嬌愛笑好黏人，走起路來臀部不自然地扭擺著，像水波，像落葉款款。

他把那些怎麼笑嘴都不會酸的絨布娃娃，全收到三樓儲藏室，還打算把房子好好整頓一番，添購一些想了好久卻遲遲沒買的小家電。

而咪咪，那個清晨之後，再也沒有出現過。